

## 美文帖

## 恐惧向谁说

□ 叶倾城

中年之后,所有其他人的不幸都像发生在我身上。马航意外,我唯一的感受是:我怕。

我怕我是谜团的中央,如果命运真推送到终极,我心里翻腾的一定全是:房贷怎么办?明天谁送小孩上学?老人将何以度残年?有没有人能给我一张纸片,让我匆匆写下所有银行密码、所有文件契约的所在地。远藤周作的小说《深河》里,得了重病的作家,每天强颜欢笑,却在上手术台的前夜,向他养的大黑鸟痛苦地嘶吼出来:我死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,他们怎么活下去。我读到这里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我也怕我是等待的人:好好的出了门,怎么突然间生死不知。汤已经煲好,热水器早就烧到70度,我在等你,你怎么还不回来。我奔走,我寻求,谁给我答案——不,我不要答案,我只要你的平安。

我更怕,我会变成我不想要的那种“心如铁石的人”。几十个小时吉凶未卜,流言满天,我终于丧失耐心,对朋友放胆说:若他们说的属实,真是恐怖袭击,那么

定要以牙还牙,以血还血。但我心中升起隐隐不安,仇恨一旦开始,报复势在必行,那谁来区分有罪无罪?像“淫人妻女报在妻女”一样,受伤赴死的,总是最弱小的群体。

2011年,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坐过一二百次高铁、动车,我很喜欢它沉默的舒适、准时以及——我感受到的安全。火车上一次小睡或者半本小说,就到了我要到的地方,邻座的聊天也与我无关。也就是那一年,7月23日高铁事故震惊全国。我不寒而栗,感觉每一段旅途,都是单身涉险,每一次回家,都是劫后余生。

撞车后的第二天,我还要按照原行程出发——车站一如既往有序的嘈杂,过一阵子喇叭便播诵一次:“去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……”隐约的胡思乱想,像冬日里冷硬的呼吸,就悬在鼻孔前。火车的那一头,有工作在等我,在生存面前,所有痛哭犹疑都像是矫情的一种。

我没有跟我妈讲高铁事故——就像现在,我也不和她谈马航意外一样。我和她

聊的社会新闻,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如何被诈骗或者摔倒没人扶。危险时代,每个年龄层都有自己的恐怖要面对。

我却忘记,信息时代,儿女不再是老人获得新闻的唯一窗口。

高铁事故后第二周,我正常外出,本应周日到家,周六上午,我妈打电话给我,劈头一句:“你怎么还没到家?”我一愣,说:“你弄错日子了。今天是周五(我也慌乱得口误),你不要紧张。”她说:“哦……(明显松了一口气)我不紧张,你也不要紧张。”挂了电话,我觉得有眼泪好像要掉出来。

我明知恐惧无济于事,甚至可能出于“先发制人”的念头,变成恶意。但我,控制不了,它从心底一层一层地翻出来。生死大劫,阴影重重,每一个好日子都像苟且偷欢。

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正能量便是:因为恐惧,因为知道终将失去,于是把与你共度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当作最宝贵的光阴——这个“你”,是我的家人爱人朋友工作以至一切。

## 写诗吧

## 为什么昨夜我梦见你

□ 菲利普·拉金

为什么昨夜我梦见你?  
此刻,黎明时灰白的光线掠过我的头发  
回忆击中痛处,像巴掌掴在脸上;  
支起手肘,我望着窗户外面苍白的雾。  
多少事情以为早就忘记  
又带着更为陌生的痛楚回到心间  
——像那些抵达的信件,循着某个人而来  
那人却已在多年前离开。

## 文字家

## “八级”和“八根烟”

□ 蓝水清

开学初,县教育局给我校派来了两名支教老师,一男一女,男的腼腆但精神,女的落落大方,分别任教物理和英语。

新教师介绍会上,男教师只说了几句话,简单利索,之后便给男同事发纸烟,一包下来还剩八位未发到,便开玩笑说:“今儿不足,下次给八位前辈补上。”大家哄笑起来。“八根烟”便成了男支教师的雅号。女老师自我介绍时,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英语,大家虽听不懂却也由衷佩服,当校长说她已通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时,“哇!八级……”底下的老师啧啧称奇!要知道过级是怎么回事许多老师都不懂。于是“八级老师”也就成了女老师的雅称。

“八级老师”上课总是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,笑容时刻挂在脸上。得益于李阳疯狂英语学习法的她,较李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晨读课,她让学生全部站着大声朗读。上课时,她让学生对着窗外的桂花树喊,在走廊里对着蓝蓝的天空喊,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对着黑板喊。在她的带动下,每名学生的裤兜里都有一个小单词本——吃饭排队、上厕所和睡觉前,随处可见“八级老师”的弟子在背英语单词。她还规定学生和她交流、问问题都得说英语,俨然一老外。于是,学生由开始红着脸,小声地说慢慢过渡到大胆流利地说英语了。“八级老师”还在全校建起英语角,在树底下围成一圈,由学生轮流用英语讲故事。由此,在整个校园掀起学英语高潮,师生谓之“八级风暴”。

帮扶单位送来一套音响设备给广播室用,没想只用了一个月,喇叭变成了“哑巴”。请了几个师傅修理,花了几百元钱,用上十天半个月便“涛声依旧”。“八根烟老师”主动请缨,双休日在广播室蹲了两天,不花学校一分钱,就让喇叭哇哇叫起来。据悉,“八根烟老师”大学时曾是物理系学生会主席,曾多次组织同学为别人义务维修家电呢!

也许是“八根烟老师”潇洒的吐烟圈姿势迷住了“八级老师”吧,也许是俺们整日里甘当红娘的结果吧,也许是两位支教老师在元旦文艺汇演上表演了天仙配吧,总之他们快离开学校时,工会主席替他们发出喜帖——两人喜结良缘。自然,前去祝贺的师生创下了建校以来的历史新高。

喜宴上,新郎“八根烟”道出惊人内幕:原来两人是高中同学,他早就暗恋她,只是说不出口。大学时期两人彼此都没有了消息。没想到支教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两人共处一年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感谢支教,带给学生快乐和知识,带给自己一生幸福。

听到新郎这么说,身穿红旗袍的“八级老师”脸更红了。

## 小说迷

## 收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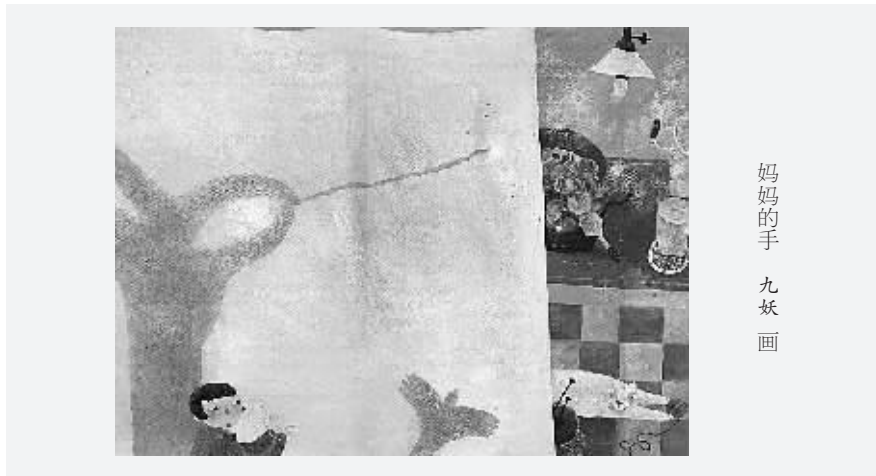
□ 朱瑾洁

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,妻子就忙开了,不忙别的,一到夜晚,就双眼盯住猫眼,看往三楼送的都是什么礼,过过瘾。今天也不例外,我还正吃着饭,正趴在猫眼瞅着外面的妻子连连向我招手,快来!快来!我说,你干嘛呢?妻子顾不得回头,一个劲咂着嘴说,你看,这是今晚第五波了!我问,什么第五波了?妻子说,还什么?送礼呗!我说,你都看到啥了?妻子说冰箱!这次送的是冰箱!我说,是啊,没有人送几台冰箱,他们家的东西哪放得下!

我和三楼的赵辉先是同学,后是同事,我俩住上下楼。去年底,赵辉到乡镇当镇长去了,他一去,我俩就有了差别,逢年过节,往他家送礼的特别多,可到我家的根本没有。开始,我还比较心安,可时间长了,架不住诱惑,我和妻子就借着猫眼往外瞅着,开始关注送礼的人群,渐渐地竟上了瘾,看来,能被人送礼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要是有一两个错送给我多好。我正在美滋滋幻想着,门铃响了。妻子开门,我一看不认识,可那人提着两大包,还没等我起身说话,就搁下东西,朝妻子鞠下躬,没敢抬脸:“婶好!”没说完,就顺手带门咚咚咚跑下楼梯,妻子愣了半天,有点不敢相信问我:“给咱的?”我说:“还给咱的,一准是送错层了,是上面的。”妻子说:“那咱不能要。”说着,妻子提着东西上了楼……

国庆假日前,我回趟阔别20余年老家,走进我打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家,问他:“你家的核桃今年结的好吗?他说:“节前,我让小子给你捎去了大包,你没吃着?!”我一下子愣了,半天说不出话。

妈妈的手  
九妖画

## 百鸟林

## 理想型女人

□ 七夏

我同林在超市闲逛,不知怎的就谈论起当下的理想型女人。

“理想的女人,”我一边往推车里放罐装苏打水一边说,“就好像这苏打水,开了盖子‘刺啦’一声,够劲,但本质仍然是水,温柔可人;不必太聪明,偶尔撒撒娇也相当可爱。”

“也就是美貌情趣并存,又把你当成神一样顶礼膜拜。”林半开玩笑地说,“不管哪个时代,这都算个理想型女人。”

“那是,我的理想型女人还要会赚钱。要是我哪天想辞职享享清福,她不但会双手赞成,而且还能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”我打了个响指,“这方面我可没有什么大男子主义。”

我们这时已经排在收银台前。最前面有对男女,看样子正在结账。女人这时从包里掏出一把折扣券,几乎有半叠扑克牌那么多,有

大有小,有圆有方。有些看样子是报纸上剪下来的,另有很多皱巴巴的不知来历。她微笑着向收银员解释:“不好意思,这些麻烦你。”

排队的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:“省钱!这年头小气的人还真不少。”

“这个点法要等到什么时候?去排其他的队好了。真倒霉!”

那个男人大概听到了什么,对着大家不好意思地笑。女人却神色平静,目不斜视地专心看收银小姐将折扣券一张张输入计算机。

好几分钟后才算完。“真够受的。”我耸耸肩,“时运不济大概就是这样。”

林摇头:“其实我突然想,现实的理想型女人,大概就是在男人拮据到一定程度时,仍能面不改色在他身边,数折扣券的那位吧。”

## 名人堂

## 年龄

□ 蔡澜

在我们的生命中,唯一觉得老是一种乐趣的,只有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吗?

“你多少岁了?”人家问道。

“我4岁半。”

当你36岁时,绝不会回答:“我36岁半。”人长大了一点,给人一问,即刻回答:“我16岁了!”也许,那时候,你只有13岁。

到了21岁那年,你伸直了手,握着拳,大叫:“Yes!我已经21岁了!”

恭喜你,转眼间,你已30岁,天呀,那么快!一下子变40岁,怎么办?怎么挽留也没用,你不止变40岁,50岁也即将到来。这时候你的思想已经改变:“我会活到60岁吗?”

你从“已经”21岁,“转为”30岁,“快要”40岁,“即将”50岁,到“希望”活到60岁,“终于”70岁。最后,你问自己“会不会”有80岁的寿命。很幸运地你90岁了,你会说:“我快要91岁了!”这时候,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发生。人家问起:“你多少岁了?”

你返老还童地回答:“我100岁半。”

快乐的人把岁数、体重、腰围等等数字从窗口扔了出去。让医生去担心那些数字吧!

生命并非以你活了多少岁来计算,是以你活得有没有意义来衡量。

每一天都问自己活得怎么样。散散步,看看花,是免费的。